

## 顽强的丝瓜

□严明夫

国庆节回老家，看到丝瓜藤上又长出了一条壮实的丝瓜，感到很意外，于是把它摘下来，准备中午用来做菜。

这是一株与众不同的丝瓜：其一，秋分节气已过，山里气温低，丝瓜一般到了这个季节，马上叶子枯黄，花果凋谢，偶尔结的瓜也很难吃，而这株丝瓜依然葱绿，还在开花结果；其二，丝瓜藤蔓居然能够攀附在没有支撑点的墙壁上，承载着几条丝瓜的重量不掉下来，令人惊奇。

春天里，我在屋子墙外一个石头围起的旮旯里，埋下了几颗丝瓜籽，在阳光雨露下，它们很快出苗，继而长叶抽蔓。为了让丝瓜有个攀爬生长的空间，我在南面石墙上横架了两根竹子。到了七月上旬，藤蔓已经爬满了架子，开了花结了果。按照以往，到了酷暑高温，由于生长地盘受限制，泥土贫瘠很快会失水，没几天就恹恹的了，之后就不再结果了。

而今年，七月下旬开始，高温缓解，雨水充沛，可谓是风调雨顺，再加上我经常施肥，这株丝瓜出奇的长势良好。疯长的藤蔓向四处伸展，伸出架子外，我看见了又把它拽了回来，因为我明白，没有攀附的地方，伸出来也是徒劳的。偶然发现有几条藤蔓偷偷溜到东面的墙上去了，我也不管了，任由它发展。一星期后我再回去，那条藤蔓已经爬得很高了，不但爬得高，还结了几条丝瓜，齐齐地垂吊着。丝瓜到底是如何爬上平整几乎光滑的墙上去的，引得路人啧啧称奇。

看到丝瓜成熟了，我搬来梯子爬上去摘，这才发现，原来丝瓜靠的是藤蔓上的卷须牢牢地嵌进石头与水泥生成的一丁点缝隙里，然后旋转进去，或者牢牢地抓住一丁点凸起的水泥点，它就是靠着这个方法顽强地向上爬的，然后开花结果，开辟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这着实让我感动不已。丝瓜年年种年年吃，是田边路旁最常见的果蔬，但是我们很少关注它如此顽强的攀爬生长能力。它的走钢丝能力也是特强，在一根斜的电杆拉线上也能爬得很高很高。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优渥的生活环境往往使人慵懒、不思上进；处处布满荆棘的坎坷道路，反而使人奋发向上，去努力寻找最合适的支撑点，如此终于活出精彩的人生。

## 想念土豆丝

□林华烨

晚饭时，突然想吃土豆丝。那在酥油里翻炒得有些柔韧的土豆条，泛着微微的热气，洒一点酱油，土豆的黄融合酱油的红，光看着就让人很有食欲。蓦然间，记忆中那些温馨的日子如此清晰地扑面而来……

我的初中，是在离家十多里路的一所中学就读的。当时是区重点，汇集了一群来自该区各乡镇的尖子生，我和群就相识在那样的聚合中，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那时，我们都住宿在学校，一般一周才回一次家。我们总是相约而行，甚至有时会去对方的家里串个门。我们从家里带些咸菜、咸笋之类的适宜久藏的菜，放在玻璃瓶罐里节省着吃。尽管学校里每餐都会有新鲜的菜，记得当时也才三四毛一碗，但是，懂事的我们总是不愿意多花家里的一分钱，甚至有时还舍不得乘车的八毛钱，沿着十多里的盘山公路，一路说笑着走回家。

群家的土豆丝就是这样闯入我的眼帘，闯入我的胃。

那时的农家，土豆是最寻常的菜，既收种方便又适宜储存，所以，一盆土豆丝一定是家里餐桌上的必备菜。选三五个椭圆大个的土豆，去皮切成丝，放入清水中浸泡、沥干，起锅热油，放入土豆丝。随着一阵白烟腾起，酥油的香也弥漫开来。那时，群家的灶还不是煤气灶，是用柴火

烧的灶头。小个头的她，气定神闲地站在灶台前，娴熟地翻动手里的锅铲，不一会儿，土豆丝渗出的水融合了热得喷香的油，使得原本硬邦邦的土豆条紧紧地黏合在一起。群依然淡定地用铲子把它们分开，尽量让它们均匀地贴着锅，她笑着告诉我，这样熟得快些，也不至于土豆丝有的熟得太透，有的还显生硬。灶膛里的火红红的，我一会儿往里边添加柴火，一会儿起身看群炒的土豆丝，那等待的快乐犹如出笼的鸟儿般欢欣雀跃。

终于，土豆丝可以出锅了，黄瓢土豆因了酱油的红而更显得焦黄温润。就是这样一道平平常常的菜，我们总也吃不够，往往每餐都吃个底朝天，末了，还把剩余的土豆丝碎末儿和着盆底的油拌入饭中，鼓囊囊地嚼进肚子里。那份满足，还真不是今天的山珍海味能取代得了的。

群是那种懂事早又尤其善解人意的姑娘。暑假里，我们也经常互相走动。她所在的村子离车站有一段路，每次在她家住得尽兴而归，她总是无一例外地送我出村，一边聊着说不完的话儿，一边走走停停闲庭信步。不知那段悠长的小路，是否依然如故？不知那石头堆砌的小桥，是否依旧安好？不知村头那棵老樟树，是否依然住满快乐的小鸟？记得群送我搭乘上车后，必定往售票员手里塞5毛钱车费。她总是想得那么周到，总是那样贴心细腻，总是那样招人疼爱。

不知道群是否也依然记得

那日她来我家的事情？那天，恰巧我爸妈都不在家，年老而节俭的外婆给我们准备的早点，是泡饭就咸菜，开心地把咸菜拌在泡饭里，稀里哗啦吃了一碗又一碗，连吃两碗之后，还砸巴砸巴嘴说好吃好吃……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年还健在的外婆一说起群，就连声夸赞群的懂事，那么简陋的早餐还吃得那么开心，那么尽兴。

不知道群是否也依然记得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无忧岁月？我们一起去大青山脚下奶奶的家，放鸭子、割猪草；我们一起在夏日的星空下，看录像、讲故事；我们一起去井边，打水、洗衣服……我们的友情就如一首无字的歌，在那些单纯的岁月里开出一树树美丽的花，浸润了甜美的回忆，编织着那一段知遇的时光。可如今，我们却劳燕纷飞，各奔西东，忙碌着走自己人生的轨迹……于是，便慨叹岁月的流逝、山水的阻隔、生活的庸碌。只有那记忆深处的曾经的味，在特定的时刻，才会勾起对一段时光的想念。

脑海里突然冒出郭敬明的那句话：大提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我紧握的璀璨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真的，如今我就站在这样一条河的两岸，看着在我面前哗哗流淌的河水，怀念记忆深刻的味道、纯真纯美的友情和那段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简简单单，却快乐永久。

第7234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essay@cnb.com.cn